

劉若英

繼《水滸傳》與《西遊記》後，鬼才導演林奕華與台灣編劇陳立華再次聯手合作，帶來《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從膾炙人口的元雜劇《西廂記》入手，林奕華為21世紀的癡情男女們「驅除魔咒」，審視現代男女們看似自由卻往往背負公眾目光的無奈情感困境。

自《半生緣》後，已經將近8年未踏上戲劇舞台的「奶茶」劉若英，不惜推掉6月到9月的電影邀約，一頭扎進驚艷與紅娘的世界。演出還有一個名字「The Doppelgänger」，取自德文中的「分身」一詞，也暗喻「人格分裂」。據悉，奶茶要在劇中分飾十多個角色，而與她對戲的，正是台灣的「千面演員」王耀慶。不知兩位的表演會否看得觀眾眼花繚亂？

專訪劉若英時，演出正進入最後的排練階段，活潑的她與我們分享了許多排練的趣事。現在演出正在上演，觀眾不妨比對台上的最終成品，更有一番趣味。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劉若英



王耀慶與劉若英

千面紅娘在西廂

文：香港文匯報 劉：劉若英

文：你自己對於《西廂記》原著的印象如何？怎麼看待其中的紅娘這一人物？

劉：《西廂記》說的是愛情和人際關係。其實會發生的事情，每個年代都一樣，面對的方式都一樣，以前也有人想要嫁入豪門，也有權力鬥爭，只是這個年代有這個年代的版本。

文：在林奕華導演的處理中，《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下簡稱《在西廂》)要詮釋的是怎樣的主題，裡面的紅娘又是一個怎樣的人物？你喜歡這個角色嗎？

劉：在戲裡她有個英文名字叫Ruby，諧音也就是「奴婢」，我覺得我天生就是奴婢命吧(笑)。因為最早和艾嘉姐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是個助理的角色，所以總是想要照顧好她，而李心潔感覺像小妹妹，所以更要照顧她。我記得有一次在機場，李心潔說「我的護照丟了」，然後一邊的艾嘉姐對我說「快去找」，於是本能地就跑了出去，邊跑邊回頭問李心潔都去過甚麼地方。我覺得和她們倆在一起，我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文：海報上有好多個紅娘，簡直要忙死了。在劇中，這個角色也是一個「千面演員」嗎？

劉：老實說，這是一個很難演的角色，我

第一次有想逃的感覺。直到昨天下午，我都不知道自己搞不搞得定。難的不是台詞的長度，而是角色有很多面，當我演夢境中發生的事，我幾乎不知道該演哪一個自己。好在昨晚綵排完之後，我又有些許的心定了，又看到無限的可能性，這讓人很興奮。

文：舞台對你的吸引力在甚麼地方？林導演對你的吸引力又在甚麼地方？時隔8年再踏上舞台，心情如何？排練導演的戲，最快樂和最痛苦的部分分別是甚麼？

劉：我曾經有幾次在拍電影的過程中都有要崩潰的感覺，每次都是林奕華「打救」了我。所以，我覺得每過幾年都應該和林奕華合作一次，排他的戲是一種上課的感覺。拍電影、電視劇以及開演唱會都是把自己已有的展示出來，而演林奕華的作品，則是把自己當成一張白紙放在他面前，由他來填滿。我們在綵排時，都不是針對一部劇、一個角色進行討論，而是會討論很多社會狀況、人際關係，很多東西都是自己一個人平時不會思考的，思考了也沒有人一起討論和分享的。

文：這是你第一次和王耀慶合作嗎？舞台

上，他好像是「千面演員」，和他對戲感覺如何？

劉：耀慶在電影《一個好爸爸》中替古天樂的國語配音，感情很豐富，就像宣傳海報上說的千面演員一樣。他讓我放心，綵排中都是他帶着我走，我不需要特別做甚麼。

文：之前的《半生緣》，是十分細膩感性的作品。這次的《在西廂》，林導演說會是一次「百科全笑」，甚麼樣的笑料都會出現。印象中，奶茶好像很少演繹很「鬧」的喜劇，這次會不會是一次突破呢？排練《半生緣》與《在西廂》，是否是十分不同的經歷？

劉：很不同的經歷。因為《半生緣》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所以你好像不用多做介紹，你只要專心去詮釋這個人物，但是《在西廂》這一次我們只是用《西廂記》這個概念來談別的東西，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應對、去分析，我覺得是比《半生緣》要難很多的。

文：排練到現在，演出中的甚麼段落讓你印象最深刻？為甚麼？

劉：在劇中我的第一句台詞「我想我可能真的嫁不出去了」。以前開演唱會，我每次這麼說，粉絲都在台下叫「不會」，這次我很擔心一開口這樣說，又有人在台下叫「不會」。(笑)戲中有很多對現代人情感問題的探討，我尤其認同其中的「女人要想與男人做朋友，就別把自己當女人」。我能交上很多異性好友，就是因為從來不把自己當作女生，所以也錯過了許多姻緣。看來下一部戲我得讓導演把台詞換成是「我嫁出去了」！

文：排練中有甚麼趣事嗎？

劉：每天的排練都讓我特別興奮，因為這部戲的人物有太多分身，又涉及到夢境、虛幻和真實等多層概念，就像那天晚上，當排練結束，我的眼皮已經快抬不起來，當看到大家還在討論時，又會突然很興奮地加入。

紅娘的異想世界之在西廂

時間：即日起至7月23日 晚上7時30分，7月24日 下午2時45分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查詢：22687325 (康文署)，28938732 (非常林奕華)

音樂比賽是「惡魔」——透析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文、攝：周凡夫

@北京

文：韓浩月

享樂的時代忘記苦難的三毛

香港中樂團主辦的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將於7月24日的決賽音樂會上揭曉誰是「幸運兒」！當晚7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的決賽音樂會，將會為聽眾帶來嶄新的體驗。

其實，音樂不同於體育運動，是否適宜比賽，一直存在很大爭議。為此，早已有人指出音樂比賽是一種「惡魔」，但現實中這卻是難以避免的「惡魔」，音樂比賽已是現代社會中不能沒有的事了。「惡魔」的原因在於音樂的表現水平去到某一層面便不容易分出高下，其中的主觀成份亦難避免，獲獎者多少帶點「幸運」，稱為「幸運兒」並非無因。所以，如果說比賽要公平、公正，那麼音樂比賽便是一種最難公平、公正的比賽。

為此，年前中樂團的當家談到要辦中樂指揮大賽此一計劃，個人的反應是又要多搞一隻「惡魔」出來了！不過，正如現今音樂比賽在全世界各地不斷「開花」一樣，舉辦音樂比賽有其現實的需要和積極意義。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大型民族樂團發展，無論創作、演奏、樂器製作等領域都已有不錯成果，但優秀的中樂指揮卻嚴重不足，這已成為民族樂隊發展一大隱憂，舉辦全球首次的中樂指揮大賽，以期能發掘優秀指揮人才，便是極為需要的事。

要辦好中樂指揮大賽較一般的樂隊或合唱指揮大賽更多一點困難，那便在於「中樂」此一元素。中樂作品大多數不同於莫扎特、貝多芬，甚至李察·史特勞斯、馬勒，基本上都已有一些共通的理解認知；指揮中樂作品，在演繹處理手法上如何去定立標準是一大問題，為此，中樂指揮大賽整個活動便必須要想方設法，盡量將各個階段的比賽做到盡可能公平、公正，盡量減少「幸運成份」，以求真的能夠發掘出真正具有才華，具有指揮潛力的中樂指揮接班人。

但無論如何，報名非常踴躍，55名參賽者分



香港中樂團的指揮解碼活動。

別來自香港、內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及奧地利等國家和地區。當中不乏現任交響樂團指揮、學校教師和音樂系學生等。整個比賽分為四輪，執筆時由3月開始的初賽已告結束，經過初賽共評選出15位參賽者進入複賽。第二輪複賽(7月18日至21日)在15人中選出6位進入7月22日及23日的準決賽，再評選出3位優勝者，及「香港作品《星河潑墨》最佳演繹獎」的參選者，參加決賽音樂會。

前所未有的「現場比拼式」欣賞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認為這次比賽的難度相當高，他說：「複賽中要分別演出中國傳統作品和現代作品；準決賽更難，有高難度的《十面埋伏》和相當現代的香港作品《星河潑墨》。古典的、浪漫的能夠指揮，但也要有現代音樂指揮的知識和技術，很多即使是專業音樂指揮訓練的人，也很難駕馭現代音樂。」他還透露，「準決賽還有一個視奏糾錯環節，就是指揮在演奏前規定的時間內讀完正確的譜，但樂團樂師拿到的譜會有設定好的錯處，就是要看看參加者能不能找出這些錯誤，考驗他們的聽覺敏銳性。」

闖過3關進入決賽的3位優勝者需指揮樂團演奏《秋決》(選段)及《古槐尋根》，在音樂會中聽眾將會分別聽到這兩首作品在不同指揮下的3次演出，這可說是整個比賽活動最重要的壓軸部分。對聽眾來說，亦當是一次極有可能是從未有過的「現場比拼式」欣賞經驗，會是一次很獨特的體會。這部分結束後，便由在準決賽中已評選出來的「最佳香港作品演繹獎」得獎者(亦有可能會是3位決賽優勝者其中1位獲得該獎)上台，指揮樂團演出羅永暉的《星河潑墨》。在這期間，由《秋決》的作曲家林樂培及《古槐尋根》的作曲家趙季平，連同閻惠昌、陳澄雄、夏飛雲、湯沐海和俞峰組成決賽評審團，將選出冠、亞、季軍及「香港優秀青年指揮獎」，觀眾亦參與即場投票選舉「最受觀眾喜愛指揮」。頒獎後冠軍再上台，指揮樂團演出程大兆的《黃河暢想》。

個人對這場具有獨特形式，獨特意義的決賽音樂會帶有一定的期待，且看哪一位會是以實力獲「幸運之神」眷顧的勝出者了。不過，值得指出的是，香港中樂團能藉着這次指揮比賽，特別舉辦多項配套活動，包括大師班及「指揮解碼」工作坊提高市民對中樂藝術的認識，決賽音樂會後翌日(7月25日)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更會在香樂中樂團排練廳舉辦「中樂指揮國際高峰論壇」(公開免費參加，可致電31851600留位)，邀請國內外及本地有關專家及嘉賓出席，還邀請了亞洲其他樂團派出一名行政或藝術領導來港出席決賽音樂會及研討會，體現樂團在學術上不斷探索進取的目標。這些活動可以說將指揮大賽的積極意義大大提升了。

當音樂人三寶遇到經典動漫形象三毛，就有了音樂劇版的《三毛流浪記》，7月16日、17日該劇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後，將在全國各大城市展開50場的巡迴，這個夏天，無數兒童將在他們爸爸媽媽的陪伴下，來看那位頭頂只有三根頭髮、身穿破爛衣裳的三毛。

從1935年開始創作《三毛》系列漫畫，到1992年畫下最後一幅三毛作品，漫畫家張樂平創造出一個惹人疼愛的三毛形象。幾十年來人們喜歡三毛，除了對他童年的不幸經歷抱有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欣賞他處在困境之中仍抱有希望的樂觀精神，在混亂的時代，三毛區別於其它文藝作品所塑造的勞動人民群像，苦難固然會昇華人的品格，但可以超然於苦難之上，更是一種令人欽佩的姿態。

作為一個經典的漫畫人物，三毛在當今無疑是被遺忘了的，現在是喜羊羊與灰太狼的時代。而三毛的被遺忘，和長期以來他所肩負的控訴舊社會的功能不無關係，對於三毛的工具化使用，讓豐富的三毛形象變得單一。音樂劇《三毛流浪記》的創作，可以看出是在努力還原一個立體的而非符號化的三毛。

音樂的介入讓三毛「活」了起來，當三毛和他的難兄難弟以及各種市井人物們在街頭巷尾唱起他們的心聲時，屬於漫畫的三毛「甦醒」了，音樂讓他可以更加直白也更加熱烈地傾訴內心情感。擔任音樂劇《三毛流浪記》編劇、作詞重任的創作人關山，在寫詞時用了大量的排比句，這種創作形式讓全劇在情感調度上始終處在飽滿狀態。

在作詞和作曲上，《三毛流浪記》有明顯的流行元素，比如它的主題曲《溫暖》，「那是在這個街頭，你為我堅持的守候……我看見你在漫天大雪中的臉，才明白為甚麼我不會孤單，漫長夜裡的一點溫暖，足夠讓我們變成火焰。我看見你被光芒照耀着的臉，才明白為甚麼我有了想念。慢慢長夜裡的這點溫暖，足夠讓我們化作火焰……」

這種流行元素是帶有一定詩性色彩的，是對於現代觀眾欣賞習慣的一種迎合，但這種迎合並沒有削弱劇作的主題性，音樂劇還是非常真實地還原了張樂平原作中的三毛。在劇中三毛還是那個做夢都會夢見「燒餅」的孩子，作為全劇最重要的關鍵詞，「燒餅」寄托著三毛最簡單、最原始的渴望，食物和母親是三毛童稚內心的全部。但三毛在劇中唱到自己不需要溫柔的媽媽、不需要會做飯的媽媽、不需要唱著歌謠哄他睡覺的媽媽，而只需要一個能被他照顧的媽媽，這其實是全劇最核心的段落，它見證了苦難對一個孩子成長的幫助，同時也是對苦難最含蓄的一種控訴。

對於生活在「我們的生活比蜜甜」時代裡的孩子來說，看《三毛流浪記》是種陌生的體驗，劇場裡孩子們在為三毛和劇中人物的搞笑行為而歡笑，雖然有些地方並不好笑，但這並不影響孩子們的快樂心情。這樣是好的，苦難的三毛也許只適合刻進大人們的記憶裡，現在的孩子需要一個快樂的三毛陪伴他們，誰說快樂沒有教育意義呢？如果孩子們能在快樂之餘，想想三毛所承受的飢餓以及對媽媽的思念，從而內心有所感觸，就已經足夠了。